



《午间》子游作

随笔

## 初夏踮着脚尖小跑

鲍尔吉·原野

初夏羞怯地来到世间,像小孩子。小孩子见到生人会不好意思。尽管是在他的家,他还是要羞怯,会脸红,尽管没有让他脸红的事情发生。小孩子在羞怯和脸红中欢迎客人,他的眼睛热切地望着你,用牙咬着衣衫或咬着自己的手指肚。你越看他,他越羞怯,直至跑掉。但过一会儿他还要转回来。

这就是初夏。初夏悄悄地来到世间,踮着脚尖小跑,但它跑不远,它要蓬蓬勃勃地跑回来。春天在前些时候开了那么多的花,相当于吹喇叭,招揽人来观看。人们想知道这么多鲜花带来了什么,有怎样的新鲜、丰满与壮硕。鲜花只带来了一样东西,它是春天的儿子,叫初夏。初夏初长成,但很快要生产更多的儿子与女儿,人们称之为夏天。夏天不止于草长莺飞,草占领了所有的土地,莺下了许多蛋。夏天是一个昏暗的绿世界,草木恨不能长出八只手来抢夺阳光。此时创造了许多阴凉,昆虫在树阴下昏昏欲睡。

然而初夏胆子有点小,它像小孩子一样睁着天真的眼睛看望四外。作为春天的后代,它为自己的朴素而羞怯。初夏没有花朵的鲜艳。春天开花是春天的事,春天总是有点言过其实。春天谢幕轮到初夏登场时,它手里只带了很少的鲜花。但它手里有树叶和庄稼,树的果实和庄稼的籽是夏天的使命和礼物,此谓生。生生不息是夏天之道。

初夏第一次来到世间,换句话说,每一年的初夏都不是同一个夏天,就像河流每一分钟都不是刚才那条河流。在老天爷那里,谁也不能搞垄断。夏天盼了许多年才脱胎到世间,它没有经验可以利用。往年的夏天早已变为秋天与冬天。夏天的少年时光叫初夏,它不知道怎样变成夏天。每当初夏看一眼身边的葱茏草木都会吓一跳,无边的草木都是奔着夏天来的,找它成长壮大。一想这个,初夏的脑袋就大了,压力也不小。初夏常常蹲在河

边躲一躲草木的目光,它想说它不想干了,但季候节气没有退路,不像坐火车可以去又可以回来。初夏只好豁出去,率领草木庄稼云朵河流昆虫一起闯天下,打一打夏天的江山。

初夏肌肤新鲜,像小孩胳膊腿儿上的肉一样新鲜,没一寸老皮。初夏带着新鲜的带白霜的高粱的秸秆,新鲜的开化才几个月的河流,新鲜的带锯齿的树叶走向盛夏。它喜欢虫鸣,蚰蚸儿试声胆怯,小鸟儿试声胆怯,青蛙还没开始鼓腹大叫。初夏喜欢看到和它一样年轻幼稚的生命体,它们一同扭捏地、热烈地、好奇地走向盛大的夏天。

初夏走进湿漉漉的雨林,有人问它天空为什么下雨,初夏又扭捏一下,它也是第一次见到雨。这些清凉的雨滴从天空降落,它是从喷壶还是筛子里降落到地面?天上是不是也有一条河?初夏由于回答不出这些问题而脸红了,比苹果早红两个月。初夏跑过山冈,撞碎了灌木的露水。它在草地留下硕大的脚印,草叶被踩得歪斜。初夏的云像初夏一样幼稚,有事没事上天空飘几圈儿。其实,云飘一圈儿就可以了,但初夏的云鼓着白白的腮帮子在天空转个没完,还是年轻啊。你看冬天那些老云窝在山坳里不动弹,动也是为了晒一晒太阳。初夏的云朵比河水汹涌。大地上的花朵才开,大地的草花要等到夏天才绽放。开在枝上的春花像高明人凭空绣上去的,尤其梅花,没有叶子的帮衬。而草花像雨水一样洒满大地,它们在绿草的胸襟别上一朵又一朵花,就像小姑娘喜欢把花朵插在母亲的发髻上。

初夏坐在河流上,坐在长出嫩叶的树桩上。初夏目测大地与星空之间的距离。它寻找春天剩下的花瓣,把它们埋在土里或丢在河里漂走。初夏藏在花朵的叶子下面等待蜜蜂来临。初夏把行囊塞了一遍又一遍,还有挺多草木塞不进去。要装下这么多东西,除非是一列火车。

进入夏天之后的某一天,家里室内微量的凉意,突然遭到了外来气流的冲击。那些凉意快速被挤向一边,我猜它们顺着墙根和门缝溜了。取而代之的热意,开始在各个房间里蒸腾,像个没礼貌的孩子,到别人家做客不老实实在地,各个房间蹿腾。

我在书桌前感受到这股夏天的风,它们不需要开门迎接,也不屑于从缝隙里钻进来,它们具有无形的力量,可以穿透厚厚的真空玻璃——在它们这么干的时候,伸出手掌向窗玻璃贴过去,就可以一把把它们抓个正着。那也没办法,除了迅速收回被烫热的手掌,谁都对夏天的风无计可施。

夏天的风扇可以收拾夏天的风。风扇是夏天的天敌。这么说有点夸张,比如庞大如大象的夏天,风扇的能量小得像蚂蚁,但即便如此,风扇也是反对者和抵抗者,风扇在几平方米的空间里,像堂吉珂德一样,与夏天的热不停战斗。夏天的热在室外可以猖狂,但在室内,多少都会给风扇一点面子。

在夏天的风试图像穿透真空玻璃那样穿透我的皮肤的时候,我非但没有反感,反而有点喜悦,因为这意味着:可以不用换衣服,短衣短裤塑料凉鞋,可以开门就走,这是只有在夏天才能体验到的爽快事情。

在喜悦的滋味于心头弥漫的时候,突然冒出来个想法,我要是画家,就立刻找出张纸来,画一个风扇。这个风扇圆头圆脑,像个可爱的小胖墩儿,有着几枚亮晶晶的扇叶,扇叶上笼罩着一圈灰色的保护罩,扇叶和保护罩相互合作,它们打造的小空间里,仿佛有种魔力,热风钻了进去,转了几圈出来,就变成凉风了。

极少有画家,画像风扇这种现代的、插电的小玩意儿,他们画龙画虎画山画水,也不会画一个小家电。之所以我产生了要画一个风扇的念头,是因为需要它了,但一时又找不到。家里的地方小,往往到了夏末秋

初,就会找个大的黑色垃圾袋,把风扇塞进去再把垃圾袋打个活结,扔到某个角落里。

懒得去找可以放在书桌上的小风扇,就只能打大风扇的主意。我家的每个房间,在装修的时候,都安装了吊扇灯。所谓吊扇灯,就是一个又圆又扁的灯,周围插着三五根翅子,用遥控器按一下,那三五根翅子就会旋转起来,向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输送凉风。当然,说输送的是凉风,这个说法不科学,应该是加快室内空气的流动,快速带走身体的热量,让人感觉到凉快。

屋顶的吊扇,许多人童年记忆里都有,但后来有一二十年,人们纷纷住进了楼里,吊扇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装饰灯。我从来没有想过,有一天聪明的人类可以把照明灯和吊扇集成在一起。有一年我去巴厘岛旅行,入住的一家旅馆房顶就吊着这玩意儿,晚上这么吹着吊扇睡觉,太实用,太有情怀,太容易让人想起童年了。当下便决定,以后自己家装修房子,无论如何都要装吊扇灯。几年后,果然有了机会,上网一搜,各种吊扇灯五花八门,还有一种是隐形扇叶,用的时候按一下遥控器,它们就像蝴蝶展翅那样,神奇地把翅膀从胳膊窝里掏出来了。我家屋顶吊扇一年到头都支棱着翅膀,我用清水浸了毛巾,挨个给翅膀洗澡,再把所有的窗户打开,各种穿堂风、穿窗风就快速流动起来,吹动面庞,吹动头发,衣袂飘飘……

人就是要在日常生活里寻找点这样的开心,没有的话就自己去制造一点乐子,有时候就能让人舒展身心,在狭小的房间里也如如无边的田野中。

心悟

月甚明

介子平



《自在》张朝曦 作

一个寻常不过的清晨,草木华滋,繁花自现。走出去,世界是你的家,走不出去,家便是你的世界。

拉杆箱里空空如也,只是因为没有这件行李,便不称其为旅行。来日方长,去往更远的远方,所有将来,皆可盼为盼。山路高长,开心且困,自己种自己收,看世界也找自己。“若你与我的列车交错,你会知晓我已远走他乡”,但愿爬不同的山,还能返到同一条路,不谋而合的故事不是没有。

内心渴望安稳,却不甘平庸,不喜欢孤独,却喜欢孤单呆坐。万物欣荣,孤单之人,

越发孤单。山河多如故,故人长孤独,站台上已无可等候的人,邮箱里已无可期待的消息,彼此便不再正向表达,因为真诚无需太多的语言。一步一个教训,倾盆大雨是云朵藏不住的委屈。

在吃颗糖便可开心的年纪,杨柳青,放风筝,杨柳黄,击棒壤。有多少美好,便有多少遗憾,没有童话,便没有童年。张爱玲说“只有年轻人是自由的。年纪大了,便一寸一寸陷入习惯的泥沼里”。河流从不催促渡河之人,你却不能先怀疑后相信,以准备的名义拖延,有道是成长的速度,跟不上父母的衰老,读书的速度,跟不上知识的更新。风花雪月不是生活的全部,所有令人憧憬的理想,配之以行动才有意义。

看过世界之大,方觉己之渺小,生命之卑微。荣枯有数,得失难量,沈复《浮生六记》便说“世事茫茫,光阴有限,算来何必奔忙”。柴米油盐,烟火清欢,日子平淡,好在平安。读书即沿着作者的脚步,去看沿途一期一会的风景,读书人的旅行多不用付费的神游,且心越静,行越远。吾生须臾,长江无穷,正叹他人命不长;众生皆苦,我不显独,哪知自己归来丧。临终时,张溥说:“月甚明,我将行矣!”明月有光也有情,尚未学会分别,便已完成了一生的旅行。人生没有彩排,一切岂会重来,谁人不落后悔。

人物

在计划中,她要实现的最终目标是:要使华坪县今后的女性都沿着“高素质的女孩——高素质的母亲——高素质的下一代”良性循环。

当这份报告摆到时任华坪县教育局副局长杨文华面前时,他有些犯难。他深知创办一所学校并不是张桂梅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此刻,他面前的张桂梅,管理经验还很缺乏,更何况,一所学校的校舍、设备、教师、工资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资金,钱从哪里来?他一页一页地翻看张桂梅的报告,不敢轻易拍板支持她。要创办一所学校,难;创办一所免费的学校,难上加难。

在华坪县召开“两会”的时候,张桂梅又把

她的想法跟当时的同事,现在的华坪县教育局体育局局长李向天说了。她希望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,向全社会呼吁,支持她创办华坪县女子高中。李向天早就听说了张桂梅的惊人举动,但是他又不好打击张桂梅的满腔热情,就劝她说:“不着急,张老师,重男轻女现象、女孩辍学问题在贫困山区具有普遍性,各级党委政府会逐步解决,等等再说吧。您现在身体也不好,能把你们班的学生教好,把儿童之家的工作做好,就相当不容易了。”但是,张桂梅激动地说:“我们等得起,可孩子们的成长等不起啊,她们可都是山区的希望,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啊。女子高中早办一天,就可以减少一批山区女孩走进恶

希望出版社

67

陈洪金 著

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性循环,就能为山区的发展多点燃一分希望啊!”于是,张桂梅直接去找县委、县政府的领导。领导们都很重视张桂梅的报告,请来一批权威教育专家,专门召开会议,对张桂梅的办校方案进行可行性论证。可是,论证的结论是:不行。

希望的大门,似乎就此关上了。

连载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67

赵树义 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辛弃疾喟叹“天凉好个秋”,其实是在幽怨“天凉好个愁”。一字竟也藏有如此多秘密,何况一山一河呢?古时天气寒冷,入秋便草木凋零,万物萧瑟。而今气候变暖,当下的秋天与古时的秋天早已不是同一个秋天,今人见到秋天更多的是喜悦。由悲秋而悦秋,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进步,但许

多事不敢深究,一深究都是秘密,都是扯不断理还乱的心绪。总之吧,世间万物皆有秘密,这秘密是生命最隐秘的部分,也是最美的部分,就像月圆月缺。圆固然美,缺更神秘,更诱惑,甚或月缺也是美的,因为缺,月亮才隐现出另一种暗黑的光泽来。

电改变了夜,也改变了世界,这无疑是一次技术革命。可是,我们会不会因为电而看到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呢?

灯光从门檐上低低照过来,院墙下的旧扇车有些灰黄,仿佛有一老一少两头牛卧在门左右。门里灯火通明,门外半明半暗,脚下的丹雀广场陷落在昏暗中,街上的路灯略显寂寞。有流水声传来,略带一丝秋寒,夜愈

显静谧。还未开园,难得如此安静。开园之后呢?难道家家灯火不够温暖吗?

安静没有错,热闹也没有错,错在不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,更错在把自己的选择当作唯一的选择。

与老邓坐在明暗之间,谁也不说话。

终于,有脚步声从东边传来。广瑞走在前,跟在身后的却不是宋勇。广瑞抱一瓶酒,那人也抱一瓶酒,径向我俩走来。老邓起身迎上去,我坐着没动,那人声音洪亮,来也不说一声,不够意思啊。老邓笑一笑,你是大忙人,哪里敢打扰你。随即,老邓拉着那人的手对我说,丹雀小镇的老总,叫田斌。

纪实

味道

风扇

韩浩月